[愛情少甜故]他都一走了之-我和她的故事

作者: 比利大帝

Powered by 紙言

初遇

葉子凋靈，花兒謝了，滿天的黃葉飛散，鋪滿大地。

這是屬於秋天的時刻。

我望着窗外的景色，心中沒有一點悸動，甚至覺得有點厭煩。

畀人束縛住嘅生活係點樣，冇任何自由，唔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某程度上我覺得仲慘過死。

「呈分試呀!一定要揀間好嘅中學呀，咁樣先有前途㗎!」講完Miss又將新印嘅試卷派發畀每個同學。

「是!」所有人異口同聲地回答，冇思想，冇自由，好似機械人咁樣。

每日嘅生活都一直不斷地循環，食飯，瞓覺，補習， 都只係為咗可以升上一間好嘅中學。

呢種生活真係令人好難受，但呈分試在即，每個人都加緊預備自己，生怕自己會落後，我都唔例外。

不遵守規則，便會被社會淘汰。

我拾起鉛筆，再次起紙面上飛快地書寫.....

「抨!」一道開門聲打擾了我....

緊接著是全場的沉默，原本充滿聲音的補習社在那一瞬間靜了下來。

我依舊繼續填寫著我的試卷。

「大家好，我係新嚟到嘅學生，請大家多多指教。」
一把陌生的聲音出現了，不過同時也十分溫柔。

緊接著是一下又一下的腳步聲，伴隨著一點竊竊私語的聲音，越來越近。

我仍在埋頭苦幹，沒有理會，直到一雙輕巧的小手拉開了我旁邊的座椅。

這次我便不能坐視不理了。

我最討厭比人阻撓的滋味，所以我每次嚟到補習社都會清空我兩旁的座位，以達到最佳的操卷狀態。

她的到來等於是妨礙了我，那我就必須要糾正了。

我停下我手中仍在寫著的字，把身體面向她。

「對唔住，你可唔可以唔好....」我冇講完我要講嘅嘢。

因為我見到呢個世界上最靚嘅嘢...

一個好靚嘅女仔，企起我面前。

一雙唔大但又恰到好處嘅眼睛，高挑嘅鼻子，紅潤的嘴唇微微的翹起，隱約帶出一絲的笑意，紮起了馬尾，散發出陣陣的香氣。

精緻的五官，就好似仙女下凡一樣。

「你好呀，初次見面，我叫.....」

「呂詠霖!」

這便是我們不解之緣的開端.....

第一天

補習社眾人的目光全部投射起佢身上，有幾個學生仲喺到色迷迷咁樣度量住佢。

微微的說話聲又響起，原來啱啱嘅聲音係啲人偷偷地談論緊佢。

佢企起我面前，與我只有咫尺之近。

「對唔住啊，係唔係阻到你呀?」佢稍微鬆動咗拉開座椅果隻手。

「嗯...冇野啦。」如果平時有人想坐我隔離位嘅話，我會毫不留情地警告佢，唔知點解，我冇對佢咁樣做。

我默許了她坐在我旁邊。

「 哦，咁就好啦!」講完佢就坐咗落嚟。

身旁的人談論聲更大，皆因今天是第一次有人坐在我旁邊，呢個話題已經夠佢地講一整堂了。

「好啦，唔好講野，快啲做嘢啦!」Miss阻止了他們，補習社好快回歸了平靜。

我從筆袋拿出了新的鉛筆，又再次將精力投放到試卷上面。

「啊，死啦!」佢起書包嗰度左攡右攡，好似搵緊啲乜嘢咁樣，但係又搵極都搵唔到。

我從我筆袋又攤多咗另一支筆，遞起佢面前。

「 係咪冇帶筆呀?」

她愣了一愣，然後接過我支筆，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兩個淺淺的酒窩浮現在她臉上，好像桃花一樣盛開。

她笑的樣子好可愛...

雖然我心裏是這樣想，但我冇表露出嚟，只點一點頭作為回應。

然後我又把專注力重新投入在試題上，我望了望試卷。

這題好像有點難呀....

桌上好快堆滿了一張張皺巴巴的紙張，以及不少的擦膠碎...

「時間到了，停筆!」我唯有停止作答。

「該死!」我不能完成試卷。

我氣餒地倒向我的椅背，面上盡是不甘的神情，我很介懷為何我不能完成那一條題目。

「好，落堂，大家記住返屋企温習!」隨著Miss一聲令下，今天的課堂結束了。

可是我的心情卻不太好。

就在結束的一刻，我以最快速度收拾好，迅速地離開補習社

夕陽的餘輝染紅了在藍天白雲，幻化成晚霞，照射着這裏，同時也温暖着每一個人的心靈。

我正坐在連接著補習社那一層的天橋，這是我每次補完習也會待上一會的地方。

這裏可以看到街道的景色，但不足以撫平我失落的情緒。

然後起我面前就出現咗條嘢。

「 嗯，咩嚟㗎?」呢舊嘢嘅出現令我嚇到跌咗落地。

「 哈哈，你都幾細膽喎!」一個女仔攞住支筆，起我面前郁嚟郁去。

起我面前係一個女仔，佢漂亮嘅容貌使人難以忘記，她正半蹲著面向我，向我遞上一支筆。

這是我的筆...

「啱啱唔該曬你啊，而家畀返支筆你呀!」她微微上揚的笑，使她又露出可愛的酒窩...

真係好靚....

在天橋上的相遇

「

喂喂，做乜嘢成個人定喺度呀?」她的聲線喚醒了呆滯的我，使我仍在凝視她面孔的眼睛回過神來。

看來剛剛看得太入迷了呢～

「冇事...冇事...」我先唔會將我啱啱望佢嘅事如實告知呢!

我企起身，想攞返我支筆...

點知我撲了個空...

「 攞唔到攞唔到!哈哈!」她抽走了放在我面前的筆，然後一邊揮動著，一邊像個小孩一樣大笑著。

真幼稚呀...

「唔玩啦，畀返你啦!」佢把玩了一會，又再一次把筆遞上。

我接過筆，這次她沒有再縮開了。

「算妳了。」雖然受到她的玩弄，但卻不覺得生氣。

為甚麼呢？

「係啦!爭啲唔記得咗添」她從口袋中掏出了不知名的東西。

「咩嚟㗎?」我定睛一看，原來係一包熊仔糖。

「嗱，你就當呢個係啱啱借筆畀我嘅回報啦!」說完她便把熊仔糖放到了我的手裏。

「多謝喎!」講完我把熊仔糖收回背包內。

「 唔使客氣，食唔曬，我仲有好多㗎!」之後佢從個袋入面又攞咗幾包熊仔糖出嚟。

看來她真的很喜歡吃呢....

「 你好似冇啱啱起補習社咁失魂啦! 咁咪好囉!」她指著我的臉說。

好像是吧，不知不覺中變得開心了...

「啱啱我見你突然一支箭咁樣起補習社跑走，以為你有咩事，於是有啲唔放心，就出去搵你，之後發現你企喺呢個天橋嗰度，一臉憂鬱咁樣望住出面啲風景...」她的神情突然變得擔憂。

「我仲以為你想做乜嘢傻事呀!!!」佢有啲激動咁樣講。

妳好像想太多了吧...

「傻妹，只係做唔完試卷啫，使唔使咁樣呀!」我嘆了一口氣

「不過...」

「真係多謝妳關心我!」我突然望著她說。

街道開始變得疏落，各種燈光正被漸漸開啟，爭相照亮著這裏...

行人開始慢慢消散，把這裏的熱鬧變為寂靜。

在月光的映襯下，我們對望著，然後不約而同地笑了。

「詠霖，我以後可唔可以咁樣叫你呀?」

「嗯，當然可以。」她點一點頭。

呂詠霖，真係一個好好聽嘅名...

片刻之後，我們各自道別

「拜拜!」講完佢就向我嘅相反方向行走咗....

望著她離開的背影，我好似找到一種似曾相識嘅感覺....

不知為何，很期待能與她再見面!

第二天

回到家後，又要重複那種生活了啊....

我翻開書本，筆直地坐在枱前， 聚精會神地温習今天教過的內容。

你說我想做這些東西嗎? 我想所有學生也不想吧! 不過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這也是為了...

前途吧.....

片刻之後，我完成了今天的複習內容，我伸一伸懶腰，感到十分輕鬆...

接著只需要收拾好書包，就可以去瞓覺啦...

我打開書包，一本一本地把書放入書包，然後突然就有一樣東西掉了出來...

是一包熊仔糖，是那名叫詠霖的女孩送的...

我打開包裝，然後食咗一粒...

真好吃...

接著我便把剩下的全部食曬...

那晚，我睡得特別甘甜...

時間一轉，已是明天早上，我己在走向學校的道路上，這也是我重複生活的一部分。

真的是很無聊啊!

很快，我已經回到班房，由於我每天都會很早到的關係， 所以班房的人並不多。

不過他們也不會注意我吧...

我熟落地走向角落的一個座位，是一個單人座位，這是我向老師要求的，
因為這樣能令我受到的騷擾減少。

「哈哈!」一大班同學正在嬉笑打鬧，但我卻依然坐在我的位置上，繼續閱讀。

與其他同學快樂地玩耍，我相信是不少人的學校寫照吧!但我卻不是，每天陪伴著我的，只有書本。

你說我想加入他們嗎，當然想，不過我不能這樣做。

因為我認為朋友只會影響到學習進度。

只是這樣....

經過了八堂的煎熬，終於放學了，我收拾好個人物品， 然後馬不停蹄地趕往補習社。

又是重復的生活，但不知怎樣，好像沒有覺得討厭，甚至覺得心情好了一點。

因為補習社有我想見的人...

不消片刻，我便到達了補習社，我站在門前，一種由緊張及期待混合的感覺充斥住我，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我現在不敢推門入去，我想這便是害羞吧?

是她的關係嗎?

就在我仍猶豫再三的時候，一隻手毫無預兆地拍著我的肩上，緊接著的是一把和暖的聲音。

「餵!做乜鬼鬼鼠鼠呀?」是她的聲音...

然後她立馬從後面行到我前面，正面對著我...

與以往不同的是，她換了個髮型，這次他沒有紮馬尾，反而換成了長髮，不過無論她是什麼的髮型....

也是那麼的好看。

詠霖，真的很開心能再見到妳。

過份了

我和她又見面了...

與這個叫詠霖的女孩。

不過她的出現卻有點突然....

這時的她從後面轉到我面前,正面對着我，我們的距離很近，就像上次她進來補習社一樣。

她的長髮再配上她本來就十分美麗的俏臉，令人有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不妨一看再看。

但她的表情好像不太對勁。

因為我剛剛在門口的舉動嗎？

「喂，啱啱見你企定定喺度，係咪做緊啲唔見得光嘅嘢?」詠霖叉着手
，露出了疑惑的神情，以帶著質疑的語氣對我說。

「呀...是因為...」 一時之間也實在想不到什麼可以塘塞她的說話，就在我仍盤算著的時候...

我靈機一觸....

這時的我們正站在門口一小段時間了，若然不快點入去的話便會遲到了，這正好給了我一個機會.....

「就嚟遲到啦,快啲入去先啦!」我借著這個藉口，故意逃避她的問題, 然後逕自走入補習社。

「 喂...喂！你未答我問題呀，唔好走住呀！」詠霖眼見我撇下她,便又跟隨著我的步伐。

我們一前一後地進入課室，狹小的空間裏早已塞滿了人，而Miss早已恭候多時。

「好啦妳兩個，爭啲就遲到， 快啲坐低先啦，課堂就快開始了！」她吩咐我們。

我接着找了一個空位，然後我坐下來了...

但她只是站著，絲毫沒有要坐下來的意思，並且裝作很不屑的表情。

更甚的是，她離開了我的身旁，並坐在我對面的坐位。

她是真的生氣了...

整堂我都表現得心不在焉，我看見老師在我面前說話，但我卻完全聽不入耳。

相反，我把專注力都放在詠霖身上了，但她沒有理會過我，甚至在我的雙目與他對上的時候，刻意迴避，坦白說，這種感覺真的是很不好受。

課堂很快地結束了，詠霖快手快腳地離開了補習社，很明顯是故意的。

不能這樣啊!

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在她的身後，並找尋一個機會...

向她道歉.....

朋友?

步出了補習社之後，是一條長長的走廊，由起始到盡頭大既有二十幾米，由於詠霖離開補習社的時間很短，而我則是緊隨其後，所以她應該走得不是太遠;

我四處張望，沿著這條走廊尋找詠霖，由於這條走廊是這樓層的正中央，具有不同的分叉路，各自通向了不同的角落。所以我把他們都掃視了一次，但卻不見她的身影。

我走着走着，便走到了走廊的盡頭，還是沒有找到她

詠霖，妳起邊?

突然，

一束燈光突然由左邊轉角的通道照射過來，我連忙用手擋住，但還是刺激到我的眼睛。

燈光逐漸微弱，被閃爍到的眼睛回復了一點視力，但我眼角的餘光卻開始顯現出一個人影。

這個人影越來越明顯，到最後完全地出現在我面前，她的樣貌我再熟悉不過。

她的出現本應令我開心，但仔細一看

她再沒有了以前那稚嫩，愉快的表情，取而代之的則是一副冰冷、毫無表情的面孔，她的變化令我有點始料不及...

想必她一定對我很失望吧!

「你知唔知點解我啱啱要走得咁快，唔想見到你，因為我認為你唔答我問題，是莫視我，對我唔尊重，因為...」

朋友，就要互相尊重。

在她說出朋友二字時，我頓時打了一個激靈，因為在我的價值觀中，朋友...

只是多余的存在。

她直盯着我，眼神沒有一點閃縮，從她堅定的眼神，我可以看到，她對朋友...

十分重視。

「你自己好好諗一諗啦，我要講嘅只係咁多。」講完這一番話嘅佢立刻轉身離開。

這時的我與她的距離只有不足三米，我理應可以踏前一步，捉住她，然後跟她講句「對不起」。

但我卻甚麼都沒有做，我只是死死地站在原地，目送她的離去

現在的我，感到十分的困惑。

詠霖，妳說的朋友到底是甚麼?

我

這裏很静，只剩下門開鎖的聲音。

「咯！！！」門打開了。

空氣中瀰漫著一種冷清，是不近人情的味道。

在空無一人的空間裡，連我自己微小的呼吸聲也能聽見。

家中的一切都不曾移動過，每天的我都只是面對家中四面牆壁。

一個人的生話是如此的不安，在開心的時候不能與人分享，傷心的時候不能尋找安慰，就這樣自己一個，承受著所有東西，封閉著自己的內心。

這樣已經持續幾耐了?

我放下我的書包，然後躺在梳化上，現在的我只想一個人静一静。

「煩死了!」

我已因今天的事而變得煩躁，變得不能思考一樣。

今天的事或者對我來說是一場普通的惡作劇，我從來有沒有想過她的反應會那麼大，這可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閉上了雙眼，腦中閃過與她這幾天下來相處的畫面。

妳我第一次碰見的時候...

妳在我面前拿起熊仔糖送給我的時候...

妳那甜美的笑容...

雖然只是與妳相識幾天，但妳的一舉一動，對我都是如此的深刻...

「呀!!!」

我從梳化上站起來，大叫一聲，宣洩著我的不滿

汗水不斷地流下，沾濕了我的襯衫

剛剛我不敢走上前，只是一句道歉，難道真的是那麼的困難嗎？

我恨我自已的懦弱...

「哈，冷靜啲先啦!」

呼吸聲慢了下來，在那一聲的咆哮之後，我終於冷靜了少少。

我走入了廁所，然後打開了水龍頭，合上手心，然後盛載了一點水，然後把他們全部潑向我自已。

「啊，咁樣就清醒咗好多啦！」

我抬頭望一望塊鏡，看見我自己...

一個孤獨的靈魂，不願意去面對過去的一些事情...

畢竟，回憶實在太痛，便只好把他放進內心深處的大門，緊緊的鎖上....

為甚麼又會想起呢?

各位讀者大家好，最近因為太忙，所以冇乜更新，嚟緊會有假期，所以我會出多啲文，還請大家多多支持。

破碎的記憶

在醫院的一間產房中，一名女人正躺在床上，雙腳被叉開放在托板上，她的面上正擺著扭曲的五官，手上的青筋暴現，緊緊地抓住床單。

''唔唔唔唔!''

疼痛早己使她的聲帶發不出力，只能以一聲聲的低吟去抗拒身體上的痛苦，即便如此，痛感還是越發劇烈。

產房內各種不同的醫護人員正忙得不可開交，醫生負責監察情況，以確保過程沒有出錯，護士負責分挽，把嬰兒從產婦的肚中接生。

"加油呀!就快了!!"

護士鼓勵著女人，同時手中己經接着嬰兒的前半身了。

護士逐漸開始加強按壓在女人身上的手的力度，嬰兒的後半身開始慢慢地突出來...

''再用力少少!!!"

女人上唇咬住下唇，眉頭緊鎖，然後身體用力一推，嬰兒全身終於被推咗出嚟。

護士一下接住這一個嬰孩，之後拿起毛巾包覆著他，最拍一拍嬰兒的後背，嬰兒便放聲大哭了起來。

一個小生命誕生了。

"恭喜太太，係一個男仔啊!"

護士接著把這一個剛出生的嬰兒抱給已成為他母親的女人，她雖然早已經因為產子而用了很多力氣，但即使如此，還是 勉強地在護士的幫助下，用顫抖著的雙手接過來。

由於剛剛出生的關係，所以這個男孩的皮膚依然是有點稚嫩，但還是可以看見立體的五官，尤其是小小的眼睛，給人一種親近的感覺。

"歡迎嚟到呢個世界啊 !"

女人看著她的骨肉，忍不住撫摸了他的頭一下，欣慰地笑了，因為她知道之前所經歷的苦痛，全部也都值得了。

男孩的母親是一個善良的人，但她因為這一份善良，而被人傷害得很深。

即使這樣，她還是以自己的微薄的愛，化作一棵大樹，為男孩這一棵幼苗遮風擋雨，讓他茁狀地成長。

只是當時的男孩太年幼，所以並不知情.....

畫面中斷了。

我睜開眼睛，看見了那一面鏡子，倒影着我那一張憔悴的面孔，就像木柴一樣發黑，我依然身處在家中的浴室，沒有離開過。

我的眼睛很空洞，很呆滯，就好像一個死人一樣。

自從那天發生的事後，我一直是這樣，我已不曾記得我上一次笑是什麼時候，我的情感，也在那天之後慢慢消失。

朋友嗎?

我曾經很渴望，我努力過了，也嘗試過了，但最後，卻是一次又一次地心傷...

自此，我選擇了逃離，不再與人相處，我認為這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方法 。

我不想再被傷害。

" 嘀嗒，嘀嗒"

分針一刻不停地跳動，時間一直在流淌著。

但我的時間，卻在那一天停了下來....

妳

"嘩嘩嘩嘩"

水由我的頭順勢而下，就這樣一直順延至我的腳，我的全身都被沾濕了。

每次都一感到緊張或者有壓力的時候，我都會先沖個熱水涼，這方法我已經試過好多次。

"好了，夠了。"

在冲了十分鐘後，我用手擰關了水喉，水流立刻減少了流動，到最後完全靜止了，只剩下一些水滴還遺留在水龍頭上，一點一點地滴落地板。

我接着拿起放在門後掛鉤上掛著的毛巾，然後用它抹乾身體，最後再拿起衣服穿上。

最後我步出浴室，走入我自己的房間。

由於我室企比較細小，只有大概三百五十呎左右，所以我的房間也不大，同时因為空間的限制，所以可以擺放的東西也不多。

門口近處有一個書枱連書架，方便我去做功課和溫習，而隔離則是一張單人床，這就是整間房間的佈局，雖則簡陋但卻配置完善，只是這樣便足夠生活了。

我整個人撻在床上, 現在的我已經感到很疲累，只想好好地睡一覺。

"到底，我點樣先可以再見返妳..."

我的腦中浮現了熟悉的面孔，可是她已經沒有再出現了。

" 知唔知道冇妳嘅夜晚，我每次都失眠呀。"

我向着天花板的方向伸出了我的手，然後用力一捉，不過結果很明顯，甚麼也沒有...

很快，我隻手開始冇力，慢慢地癱軟下來，不知何時滲出的淚水攪拌我的眼睛，晃晃動動地眨了幾下，視線越加朦朧。

"阿...詩..."

我呼喚著這身影的名字，想令她停往，但她卻好像沒有聽到一樣，漸行漸遠，最後在我面前消失，只剩下空白的一片。

"一次也不可以嗎?"

我的存檔還保留著妳，可是妳應該把我刪除了吧...

那雙馬尾的女孩...

鄰居

"唔好意思啦陳太!拜託曬你啦!"

男孩正一言不發地站在他媽媽的身邊，繼續玩手上的數碼暴龍機,完全沒有理會大人之間的對話。

"又唔好咁講，大家一場鄰居，有得幫咪幫囉!"

"真係多謝你呀!"

男孩的媽媽表示感謝後,便轉向男孩,然後笑著對他說

"阿媽而家要出去做野,你要乖乖地聽阿姨講嘢啦!"

未等男孩反應過來,她的身影已經消失了,男孩能做的只是站在原地,目送著她的離開。

"又係咁!"

這是男孩自己內心的想法,當然,他並沒有把這句說話說出口,只是在心中默念來表達他的不滿,因為他知道抱怨也不會有任何作用。

男孩的媽媽經常因為工作的關係,沒有時間照顧他,所以會把男孩托付給其他人。

因此,男孩常常要東奔西走, 寄居於不同人的家中。

由於住在隔離的人搬走了,所以那裏的房屋也空置了,直到大概一個星期前,先有一對夫妻遷入。

而眼前的一位阿姨,正是那一位新住客,同時也是媽媽所委託照顧他的人。

男孩把他的玩具放入袋中,之後望了一眼這一個素未謀面的人 。

那保養得十分完善的皮膚,
絲毫沒有一點皺摺,就這樣看來完全不會覺得已經是一個結了婚的中年女人。她的五官雖然講唔上精緻,但卻給人一種和善的感覺。

"你好呀,你叫咩名呀?"

她微笑對著眼前的男孩說

"....."

男孩沒有說話,只是在瞼上露出一個不悅的表情,顯然他並不想和眼前陌生的人相處。

在對待他人的時候,男孩都是保持這一種沉默的態度，與其他同齡比較，他就是一個怪人。

這同時亦導致了以往不少看照他的人都受不了他的性格而不再幫忙。

而這個姨姨已經是他媽媽所委託的第五個人了。

男孩繼續不說話,他已經可以想像到之後會發生的情況

眼前的這個人會慢慢感到不耐煩,繼而轉為憤怒, 最後再也不理會他。

"跟我嚟啦"

眼前的人以温柔的語氣對男孩說,不過男孩心裏明白,她很快就會覺得自己是一個累贅了。

至少當時他是那麽認為的。

男孩有點不情愿地定跟着她。

阿姨帶着男孩到了自已的家中,由於樓層設計的原因,所以男孩及她的單位都係細單位,大小及格局都差不多。

她家的客廳,一張飯枱,一張梳化及電視枱的佈局,簡簡單單,而房間則是兩間,但卻關上了門,看不到內裏。

"阿媽?"

一把優柔以及纖細的聲音從房裏喊出,令男孩感到了突兀。

"這裏還有其他人?"

房門伴着"滋滋"聲被打開了,在裏面的人很快便會出現

男孩並不想見到這個人,他迅速地閃躲到姨姨的背後,他的舉動說明了他是一個怕生的人。

"唔洗怕喎！"

聽到了阿姨的話,男孩才緩緩地探出頭來。

由於剛剛男孩的動作,他還沒有仔細地看過出來的人是誰,不過現在卻看到了。

這是一個女仔,而從她剛剛說"阿媽"這句話中,則可以得知她是姨姨的女兒,身高大約與自已相約。

她有一種稚幼的童顏,眼睛水旺旺的

不過最令男孩注目的,卻是那兩扎雙馬尾。

兩人的起點便由那刻開始 ,在他們一生中都繼續糾纏下去。